

所有智者都恐惧三样东西：风暴中的大海、没有月亮的夜晚，还有性格温和之人的愤怒。

弑君者传奇
[第二日]

智者之惧

PATRICK ROTHFUSS

[美]帕特里克·罗斯福斯 著 李天奇 周觅 译

THE
WISE
MAN'S
FEAR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弑君者传奇
[第二日]

智者之惧

(上)

PATRICK ROTHFUSS

[美]帕特里克·罗斯福斯 著 李天奇 周觅 译

THE
WISE
MAN'S
FEAR

献给耐心的读者们，感谢你们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让我明白你们想看到一本好书，就算出得慢点也无所谓。

献给聪颖敏锐的试读者们，谢谢你们无私的帮助，谢谢你们遵守我那几近病态的保密原则。

献给我杰出的经纪人，谢谢你为我挡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献给我睿智的编辑，谢谢你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我得以写出一本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书。

献给我亲爱的家人们，谢谢你们支持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提醒我出门去换口气。

献给我善解人意的女朋友，当我在无尽的审稿过程中变得狂乱而暴躁时，谢谢你陪在我身边。

献给我可爱的小宝贝，我总是突然就抛下你，一个人埋头写个不停。就算是在我们玩得正开心的时候，甚至是在和你聊起小鸭子的时候。谢谢你爱着这样的父亲。

——帕特里克·罗斯福斯

The Four Corners of Civilization

文明世界的四角

希尔德
(Ceald)

华利恩(Ralien)

联邦 (Commonwealth)

海罗菲尔
(Hallowfell)

大学
(The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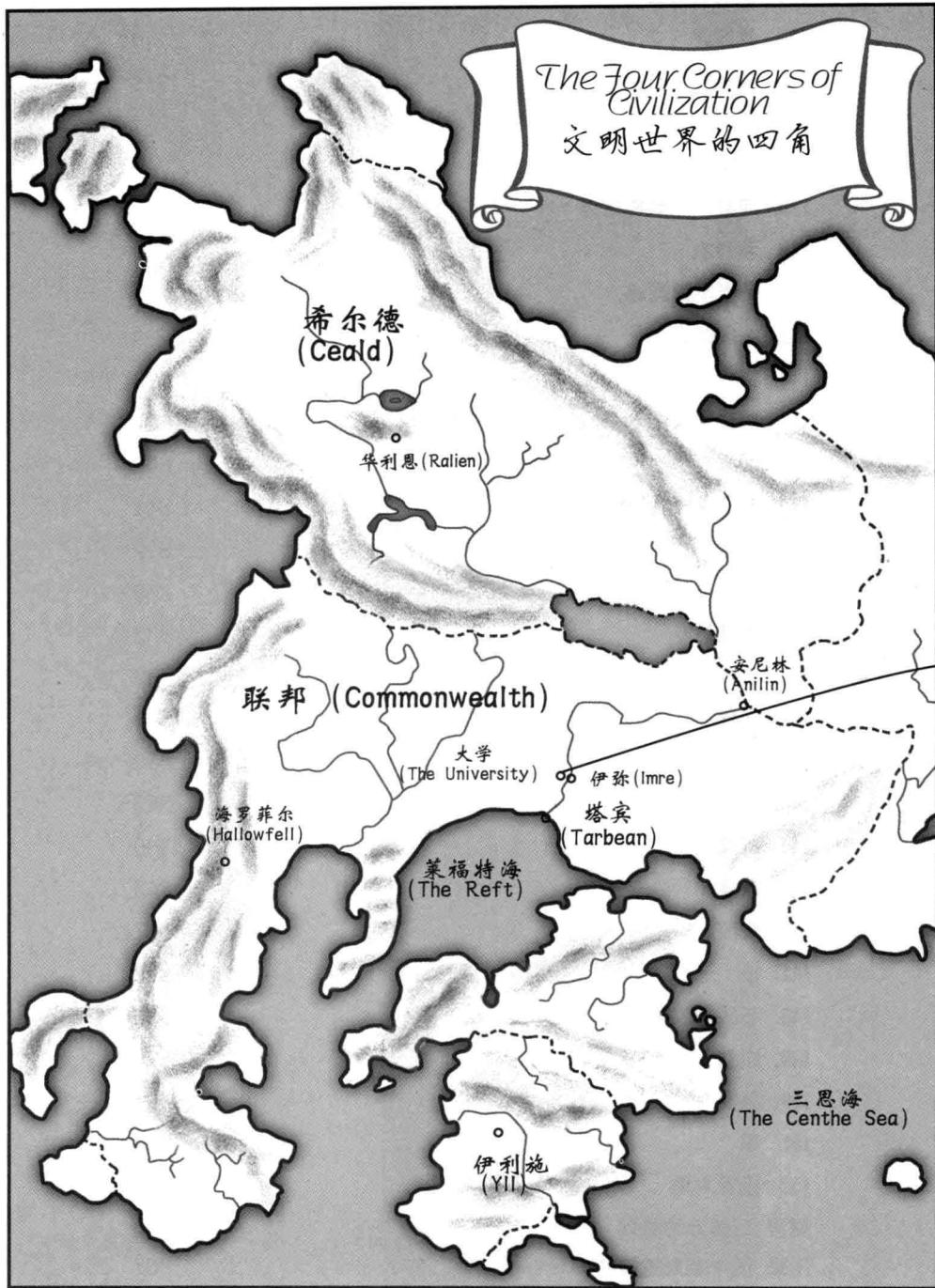
莱福特海
(The Ref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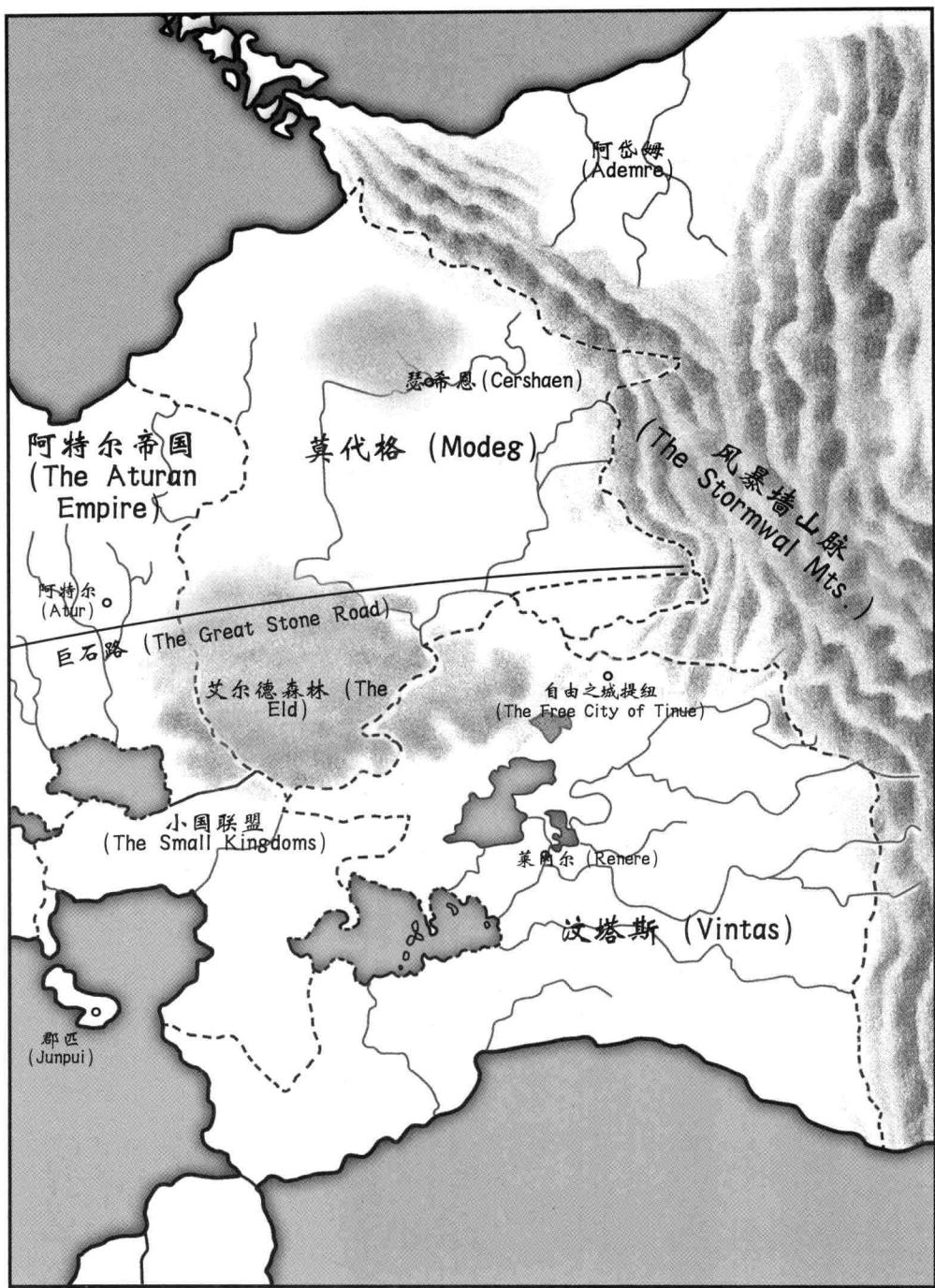
伊弥(Imre)

塔宾
(Tarbean)

伊利施
(Yill)

三恩海
(The Centhe Sea)





目 录



序 曲 三部分的静默	1
1. 苹果和接骨木果	2
2. 冬青	10
3. 运气	22
4. 焦油和锡	27
5. 艾奥利安	32
6. 爱	47
7. 入学面试	58
8. 问题	72
9. 谈吐有礼	79
10. 倍受珍重	84
11. 避难所	95
12. 沉睡的头脑	105
13. 搜索	111
14. 隐匿之城	117
15. 有趣的事	121
16. 无以言表的恐惧	126
17. 间奏——角色	127
18. 酒和血	131
19. 绅士和贼	142
20. 多变的风	148
21. 计件付酬	156
22. 漏能	164
23. 机理	172
24. 叮当涡	182

25. 过失领悟	185
26. 信任	197
27. 压力	204
28. 擦出火花	208
29. 失窃	212
30. 更胜于盐	213
31. 坍塌	223
32. 血与灰烬	226
33. 火	232
34. 不值钱的首饰	245
35. 秘密	248
36. 知道的一切	253
37. 篝火的一角	260
38. 核心事实	268
39. 矛盾	271
40. “木偶”	275
41. 更高的利益	282
42. 忏悔	286
43. 毫无预警	292
44. 捕手	297
45. 勾结	304
46. 间奏——玩点小提琴	308
47. 间奏——麻索之诗	312
48. 重大缺失	318
49. 无知的爱德玛	322
50. 追风	328
51. 智者之惧	337
52. 简短的旅程	339
53. 希尔	340
54. 信使	344
55. 风度	347
56. 力量	351
57. 一把铁环	356

58. 追求	363
59. 目的	367
60. 智者的工具	371
61. “枯萎麻”	381
62. 危机	385
63. 镀金的鸟笼	393
64. 逃亡	397
65. 一局好棋	411
66. 触手可及	414
67. 相面	418
68. 必须的代价	423
69. 如此疯狂	429
70. 紧抓	432
71. 间奏——三重锁之箱	439
72. 马匹	443
73. 鲜血与墨水	451
74. 流言	463
75. 成员	468
76. 生火	474
77. “一便士”	477
78. 另一条路，另一片森林	483
79. 踪迹	492
80. 音调	497
81. 嫉妒的月亮	500
82. 野蛮人	503
83. 目光短浅	508
84. 地图的尽头	514
85. 间奏——栅栏	518
86. 断路	523
87. 勒萨尼	528
88. 聆听	541
89. 天色已晚	548
90. 高歌一曲	553

91. 火焰、闪电、断掉的树	560
92. 伟大的塔波林	568
93. 雇佣兵	569
94. 越过岩石和树丛	576
95. 追逐	578
96. 火焰本身	580
97. 血和苦涩的悔恨	586
98. 费鲁丽安之诗	591
99. 另一种魔法	597
100. 影篷	603
101. 触手可及	611
102. 永不停留的月亮	613
103. 教导	619
104. 柯西亚	621
105. 间奏——特别的甜蜜	629
106. 返回	634
107. 火	638
108. 真快	645
109. 野蛮人和疯子	652
110. 美感与枝干	658
111. 骗子与小偷	665
112. 铁锤	669
113. 野蛮人的舌头	675
114. 他尖锐而唯一的箭	685
115. 风暴与石头	695
116. 高度	705
117. 野蛮人的狡猾	708
118. 目的	716
119. 双手	719
120. 善意	724
121. 当语言失效之时	730
122. 离开	732
123. “旋转落叶”	735

124. 秘密与谜语	741
125. 希苏亚	749
126. 第一块大石头	755
127. 愤怒	761
128. 名字	769
129. 间奏——喃喃窃语	774
130. 酒与水	777
131. 月光下的黑暗	785
132. 断裂的圆	789
133. 梦	793
134. 前往列文希尔	797
135. 回家	800
136. 间奏——几近遗忘	811
137. 问题	822
138. 字条	830
139. 莱克莱斯	833
140. 区区奖赏	842
141. 回程	849
142. 回家	850
143. “无血”	855
144. 影篷与剑	860
145. 故事	863
146. 失败	867
147. 债	873
148. 石头的故事	881
149. 纠缠	889
150. 愚蠢	894
151. 锁	896
152. 接骨木果	902
尾声 三部分的静默	906
附录 风中走来的智者	907

PROLOGUE

序曲 三部分的静默

黎明即将来临。“路石”酒馆伫立于静默之中，它的静默由三部分组成。

其中最明显的是一种空荡萦绕着的沉寂，来自于这里所缺乏的事物。如果有一场暴风雨，雨水就会滴答拍打酒馆后墙上缠绕的塞拉斯藤蔓，雷声会在远处隆隆低语，将寂静如秋天落叶般扫地出门。如果客房里有旅行者在梦中辗转反侧，他们会摊开手脚嘟囔嚷嚷，将沉默如隐约模糊的破碎梦境般驱散一空。如果有音乐……不，这里当然没有音乐。以上事物这里都没有，只有沉寂盘桓不散。

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从后门溜进酒馆，无声无息地关好了门。在不留一丝缝隙的黑暗里，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厨房和吧台，走下了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他的脚步轻盈徐缓，有经验地避开了那些会吱呀呻吟的松垮木板，每一步都只发出一声细不可闻的“嗒”。这样他就在背景那种空荡的沉寂里加入了一小股隐秘的沉默，两者彼此掺杂，互为参照，形成了一组对位音。

第三部分的静默不易察觉。长时间侧耳聆听，也许你会有所感觉。它存在于酒馆老板房间里的窗户玻璃和平滑墙面上，存在于狭窄硬床脚下一只漆黑的木箱里，存在于床上的男人手中。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注视着天边昭告清晨的第一抹苍白。

他长着一头红发，颜色纯粹，烈如火焰。他的双眸漆黑，眼神遥远，身上弥漫着放弃的氛围，仿佛很久之前就不再奢求睡眠的降临。

他就是“路石”酒馆的主人，第三种静默也是属于他的。这并无违和之感，因为他的静默是三种之中最强烈的，其余两者均被笼罩其中。它如秋季的尾声一般深沉广博，同河中光滑的巨石一样沉厚凝重。那是种充满耐心的声音，好似瓶中残花所发出的静谧咏叹，来自于一个等待死亡的男人。

1

苹果和接骨木果



巴斯特懒洋洋地靠在桃花心木吧台边，显得十分无聊。他环视一圈空荡的房间，叹了口气，在四处找了找，翻出一块干净的亚麻布，一脸认命地开始擦洗吧台。

片刻之后，巴斯特俯身向前，眯眼盯着一块隐约可见的污渍。他用指甲刮了刮它，对在桌面上留下的油腻手指印皱起眉头，凑过去呵了口气，没费什么劲就把它擦干净了。然后他停下手中的动作，对着木头桌面呵了一大口气，在水雾上写了个下流词。

他把抹布扔到一边，绕过空桌椅走到酒馆宽大的窗子旁。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一直望着穿过镇子中心的土路。

巴斯特又叹了口气，开始在屋子里踱步。他的步子里带着舞者般漫不经心的优雅，以及猫一般彻底的无动于衷。然而，他捋过黑发的动作却显得焦躁不安，蓝色的眼睛不停地来回扫视着房间，就好像在找一条出路，好像在这间他已烂熟于心的屋子里寻找着什么陌生的东西。

然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新的。空荡荡的桌椅、吧台旁空着的凳子，吧台后的柜台上摆着的两只巨桶，一只装着威士忌，另外一只装着啤酒。两桶之间立着一大排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瓶子。瓶子上方挂着一把剑。

巴斯特的目光落回到那些瓶子上。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它们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回到吧台后面，拿出了一个沉重的陶杯。

他深吸了一口气，用手指点着最底下一排的第一个瓶子，一边数一边开始带着节奏咏唱：

“枫树。五月柱。

抓住，背负。

火灰与余烬。

接骨木果。”

指到一个矮胖的绿瓶子时，他停下了咏唱，扭开软木塞，试探性地抿了一小口，但随即就打着寒颤做了个苦脸。他飞快地放下手里那瓶，拿起另外一个弧形的红瓶子。他尝了一口里面的液体，沉思着摩挲了一下湿润的双唇，然后点点头，给自己倒了大半杯。

他指着下一个瓶子继续数：

“毛线。女人。

夜晚的月亮。

柳树。窗户。

蜡烛火光。”

下一个瓶子是透明的，盛着淡黄的液体。巴斯特用力拔开软木塞，尝都不尝，就往杯子里咕嘟咕嘟倒了不少。他放下瓶子，拿起酒杯夸张地用力摇晃，然后喝了一大口。他露出灿烂的微笑，用手指轻弹着瓶子，伴着它发出的清脆响声继续唱：

“酒桶。大麦。

石头和板材。

风和水——”

听到木板嘎吱作响，巴斯特抬起头，愉快地微笑着：“早上好，雷希。”

红发的酒馆老板正站在楼梯底下。他在干净的围裙和长袖套上擦拭着十指修长的双手。“客人醒了吗？”

巴斯特摇了摇头，“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这两天可过得够辛苦的，”酒馆老板科特说，“大概太累了。”他犹豫了一下，抬起头闻了闻。“你在喝酒？”比起指责，这问题更多出于好奇。

“没有。”巴斯特说。

酒馆老板扬起了眉毛。

“我在品酒，”巴斯特说，强调了“品”字，“先品再喝。”

“啊，”酒馆老板说，“所以你是在为喝酒做热身运动？”

“微物之神啊，是的，”巴斯特说，“尽情大量地品酒。不然还有什么该死

的事情可做？”他拿出藏到吧台底下的杯子，看了看里边的液体，“我本来想要接骨木果的，结果弄成了某种瓜类。”他沉思地转着杯子，“还有些香辛料。”他又抿了一口，思索着眯起了眼睛，“肉桂？”他望着那排瓶子问：“没有接骨木果了吗？”

“还有，自己找吧。”酒馆老板说着，看都没看那些瓶子，“先听我说，巴斯特。我们得谈谈你昨晚干的事。”

巴斯特的身体僵硬了。“我干什么了，雷希？”

“你阻止了从米尔来的那个东西。”科特说。

“哦。”巴斯特放松下来，做了个轻蔑的手势，“我只是让它慢了一点，雷希。仅此而已。”

科特摇了摇头，“你发现他不是普通的疯子，你试图警告我们。要不是你动作够快……”

巴斯特皱起了眉头，“我还不够快，雷希。它杀了谢普。”他低头看着吧台附近干净的地板，“我挺喜欢谢普的。”

“其他人都会以为是铁匠学徒救了我们，”科特说，“这样也是最好的。但我知道实情。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会被大卸八块。”

“哦，雷希，明明就不是这么回事。”巴斯特说，“你也能像宰只小鸡一样杀死它。我只是快了一步。”

酒馆老板耸了下肩，不置可否。“昨晚的事情让我开始思考，”他说，“为了让这一带变得安全点，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你听过那首《白骑手的狩猎》吗？”

巴斯特笑了，“那可是从我们那里传出去的歌，雷希。”他吸了口气，用悦耳的男高音开始唱：

“胯下骏马白胜雪，
身佩银剑白角弓，
新鲜柔软枝叶冠，
嫣红嫩绿戴额头。”

酒馆老板点了点头，“正是我想到的那首。那就交给你了，我在这儿准备一下。”

巴斯特充满热情地点着头，迅速冲向屋外，但在厨房门口停了一下。“你会等我回来才开始讲吧？”他担心地问。

“等客人吃饱饭准备好了我就开始。”科特说。看见学生脸上的表情，他稍微做了点让步。“还有一两个小时吧。”

巴斯特往门口瞟了一眼，又回望向他。

酒馆老板不禁莞尔。“开始之前我会叫你的。”他单手做了个驱赶的手势，“去吧。”



自称为科特的男人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路石酒馆的日常工作。他的动作精准如发条装置，流畅如四轮马车沿着前人留下的旧车辙行驶。

首先是烤面包。他没有称量就直接用手将面粉、糖和盐混在一起。他从储藏室的陶罐里拿了块酵母加进去，充分揉合面团之后，将它分成一块块等着发酵。他铲走厨房炉子里的灰烬，点着了火。

然后他走进客厅，也在黑色的石头壁炉里生起了火，把残余的炉灰沿着北墙扫出去。他打来水洗了手，从地下室里取出一块羊肉。他又劈了些新的引火木，把要用的柴火搬进屋来，捶打过发好的面团，把它们挪到预热好的炉子旁边。

这些都完成之后，他突然变得无事可做。一切都准备好了。所有东西都擦得很干净，摆得很整齐。红发男人站在吧台后面，出神的目光逐渐重新聚焦，回到眼前，回到现在，望着这座酒馆本身。

他的目光落在了挂在那些酒瓶上方的剑上。那把剑算不上漂亮，既不华丽也不显眼。它给人一种威胁感，就像高耸的悬崖给人的那种感觉。它通体灰色，毫无瑕疵，触手冰凉，锋利如同打碎的玻璃。黑色的木制剑匾上孤零零地刻着一个词：鲁莽。

酒馆老板听见门外的木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门闩被人推得吱嘎作响，紧接着一声响亮的“有人吗”，以及重重的敲门声。

“稍等！”科特喊道。他快步走到门口，转动沉重的钥匙，打开了门上锃亮的铜锁。

格雷厄姆站在门口，手正伸在空中准备继续敲门。看到酒馆老板出现，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绽开了一抹笑容。“又是巴斯特帮你张罗开店的吧？”他问。

科特宽容地笑了笑。

“他是个好孩子，”格雷厄姆说，“就是有点慌慌张张的。我还以为你今天

不开门。”他清了清嗓子，瞥了眼自己的脚，“我是说，不开门也没什么奇怪的。”

科特把钥匙放进了口袋里，“酒馆照常营业，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格雷厄姆退到一边，冲着街上点了点头。街边停着一辆推车，上面放着三个大木桶。崭新的大桶由仔细抛过光的浅色木材制成，金属的桶箍闪着明亮的光。“昨晚我知道肯定睡不着，就帮你把最后一个也弄好了。我听说本顿家今天会带第一批晚熟苹果过来。”

“麻烦你了。”

“严丝合缝，放一整个冬天不成问题。”格雷厄姆走过去，用指关节骄傲地轻敲着木桶顶，“没什么比冬季苹果更能抗饿果腹了。”他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又敲了敲木桶，“懂吗，‘果腹’？”

科特低声呻吟着揉了揉脸。

格雷厄姆自得其乐地轻笑着，用手抚过其中一只桶明亮的桶箍。“我从来没用黄铜做过桶，结果这几只做得相当理想。桶箍松了的话记得说一声，我来帮你弄好。”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酒馆老板说，“地窖太潮了，我怕用铁做桶箍没几年就会生锈。”

格雷厄姆点点头。“有道理。”他说，“没多少人能想那么长远。”他搓了搓手，“帮我一把行吗？我可不想摔掉一只把你的地板划花了。”

他们说干就干。两只木桶进了地下室，第三只则抬过吧台，穿过厨房，最后放进了储藏室。

之后，他们回到酒馆里，回到吧台两边各自的地方。格雷厄姆环视着无人的酒吧，两人沉默半晌。吧台旁的凳子少了两张，原来有张桌子的地方现在一片空荡。对这间整洁的酒馆来说，这些地方就像少掉颗门牙一样突兀。

格雷厄姆从吧台边一块锃亮的地板上收回目光。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两枚黯淡的铁片钱，手勉强可以算是没抖。“来杯啤酒，行吗，科特？”他的声音有点嘶哑。“我知道时间还早，但我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干。我得帮穆里恩家收麦子。”

酒馆老板倒了杯啤酒，沉默地把杯子递了过去。格雷厄姆一口气喝掉半杯，眼角有点发红。“昨晚真是太糟了。”他说，没有抬头看科特，又喝了一口。

科特点了点头。昨晚真是太糟了。很有可能，这就是格雷厄姆对于自己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死去的全部感想了。这群人了解关于死亡的一切。他们宰杀自己的牲畜。他们会死于发烧，死于从高处摔落，死于骨折后的并发症。死亡

就像一个令人不快的邻居，你避免谈论他，因为怕他听到你的声音而上门拜访。

当然，故事里不一样。被毒死的国王、决斗、古老的战争——是故事的话就没问题。它们给死亡披上陌生的外衣，将它遣送到远离你家的地方去。烟囱内壁起火和百目咳都很可怕，但几比亚的审判和因法斯特包围战就不一样了。它们就像祷文，就像你走夜路时会低声念叨的咒语。故事就像你从小贩手里花半便士买来的护身符，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那个抄书的会在这里待多久？”片刻之后格雷厄姆问，声音隔着杯子显得有点发闷。“也许我也该写下点什么，以防万一。”他皱了皱眉。“我爸管那个叫‘后事文件’。不记得那种东西到底叫什么了。”

“如果你只需要处理财产，那个叫产权处置书。”酒馆老板就事论事地说，“如果还涉及其他内容，就叫执行遗嘱。”

格雷厄姆对着酒馆老板扬起了一边眉毛。

“反正我听说是这么叫。”酒馆老板说，低下头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擦着吧台，“抄写员讲了些相关的东西。”

“执行遗嘱……”格雷厄姆对着杯子自言自语，“我想我还是直接请他写后事文件吧，至于怎么弄得正式一点就交给他好了。”他抬起头看着酒馆老板。“现在这个世道，其他人估计也想写点类似的东西。”

一瞬间酒馆老板似乎恼怒地皱起了眉头。然而没有，他没有做出任何类似的表情。他站在吧台后面，看起来跟往常没有任何区别，表情温和，和蔼可亲。他随和地点了点头。“他说他应该会从中午开始做生意。”科特说，“他有点被昨晚的事吓到了。我想在中午之前来找他的人大概都会失望而归。”

格雷厄姆耸耸肩，“无所谓，午饭之前整个镇子的人也不会超过十个。”他又咽下一口啤酒，看了看窗外。“今天准是个下地干活的好天气。”

酒馆老板看起来放松了一点，“他明天也会留在这儿，所以其实不用所有人都急着今天来。他的马在阿伯特浅滩被人抢走了，正想买匹新的。”

格雷厄姆同情地咂了咂嘴，“可怜的家伙。他不可能在收获时节弄到马的，不管是为了人情还是钱。卡特在老石桥被那蜘蛛玩意袭击了以后，也还没找到替代内莉的马呢。”他摇着头，“这不对劲，这种事不该就发生在离你家门口不到两里的地方。想当年——”

格雷厄姆停了下来，“老爷和小姐啊，我说话就跟我老爸一样。”他收起下巴，让声音变得粗哑一些，“想当年我小时候天气比现在好多了。磨坊主从不对秤做手脚，人人都知道不要多管闲事。”